



# 马 上 团 圆

郑思源画

2014年1月24日 星期五  
《齐鲁晚报》今日日照  
甲午年春节特刊

## 高兴宇推长篇史实小说

# 百万字写透 春秋战国事

本报记者 张永斌

日照资深撰稿人、《读者》签约作家高兴宇是《好运密码》等数本畅销书的作者，里面选登的文章多是小品文、小故事。如今他转型推出百万字长篇史实小说《春秋战国》。小说分为《春秋战国·问鼎》《春秋战国·归一》上下两册，将在年后出版上市。



## 资深撰稿人 转型写小说

截至2012年，高兴宇共有2900余篇作品在《读者》、《青年博览》、《新故事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报刊发表或转载，许多文章入选大、中、小学教材。也写出了《好运密码》、《社交物语》、《不自卑的世界》、《借物参禅》等数本畅销书。

高兴宇此前的这些文章多是小品文、小故事，为何将眼光放“大”、放“远”，用百万字写一部长篇史实小说呢？

高兴宇说，他认为中华文化成形于并且膨胀于历时五百五十年的春秋战国。如一鼓作气、不自量力、老马识途、假道伐虢、退避三舍、一鸣惊人、卧薪尝胆、围魏救赵、纸上谈兵、负荆请罪、窃符救赵、毛遂自荐、唇亡齿寒、远交近攻、狐假虎威、画蛇添足……这些脍炙人口的成语，都是出自春秋战国时期。

“对春秋战国时期进行深入了解后，我有了想把时跨500余年的历史写成一部系统小说的想法。”他说。

这个想法要付诸实际，颇有点儿难度。高兴宇说，如果将写作比作电脑程序，写小品文如同运行小程序、小软件，写长篇史实小说如同运行大软件、大游戏。“写得最艰难的时候，有种像电脑崩溃的感觉。”他调侃道。

## 走访多地博物馆 翻阅大量古书籍

高兴宇这些年先后到过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内蒙、河北、北京等地，认真参观了那儿的历史博物馆，实地领略了当地山水和乡土人情。

另外，他查阅了各类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现，阅读了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等书籍，努力做到本部书稿所涉及的人物形象、历史情节、人文地理、乡土人情基本符合史实。

之前的撰稿经历对他也很有帮助。高兴宇是写小品文出身，用写小品文的严谨、求实精神来撰写这部长篇。本书稿的中心思想就是弘扬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勇精神。这些，恰恰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。

他说：“常年写故事小说让我知道，读者每看一篇文章，如果读了十行还看不到精彩之处，这篇文字就无法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。所以我在写这部长篇时，让悬念、包袱处处存在。选取素材时，只留下精髓，放弃一切平淡和低俗。”

为此作者动了很多脑筋，让一个个诸侯国都有了各自鲜明特色，让君主、政客、将军、说客、刺客、壮士、美女、平民、少儿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出场简短而且有力。整部小说，没有生拼硬凑，而是一环紧扣一环，段与段紧密相接。

## 历时五年完成 黑发染上白霜

长篇史实小说《春秋战国》一书历时5年完成。这5年间，作者平均每天为此书撰写数个小时。书稿完成时，作者一头黑发染上了白霜。

本书稿曾在一家读书网站断断续续发布，至今点击数已近200万，曾长期列社会类榜首。许多读者观看后，在网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慨。“很吸睛，即了解了历史，又品位了故事。”一位读者说。

书稿虽长，但细节处理一点不含糊。如在人名处理上，尊重今人熟悉的称呼，如姬寤生做了国君后，本小说改用“郑庄公”这个人物称谓。虽然“郑庄公”是其逝后谥号，但依照当今流行文法，使用“郑庄公”。不过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，郑庄公生前，不出现“郑庄公”，在其逝后才在人物对话中出现“郑庄公”。

高兴宇介绍，此书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，春节后上市，分为《春秋战国·问鼎》和《春秋战国·归一》上下两册。

## 编者按

腊月到，天空中飘散着年味。几位作者写出了他们眼中的“年”。刘东阳、张华咂摸年的滋味、品尝年的味道。柳萌则写回家的乡愁。

王祥英的“一个难忘的大年夜”令人想起传奇奶奶姜淑梅笔下的“乱时候，穷时候”。尹衍庆为我们展示木版年画的五彩世界。焦安铭敬奉太阳，笔触间透出的是年节对爹娘的情愫。

让我们读年，品人生。(张永斌)

## 一个难忘的大年夜

□王祥英

小时候，我们家很穷，穷到什么地步呢，眼看要到大年了，父母却在为没有柴烧而发愁，后来听说离家几十里地的化肥厂外边有煤核可以捡，父母提着个蛇皮袋就去了，回来时，两人一脸的兴奋，因为他们竟然捡了半袋子的煤核。

当天晚上，我听见父母在商量，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，大家都忙年了，去捡煤核的人肯定少，我们去一定会捡更多。于是第二天父亲早早起床，杀掉了家中唯一的一只鸡，收拾干净，生上煤炉之后，让我和哥哥在家看着煮，然后与母亲又去捡煤核了。

煤核着起来很旺，约莫半个小时之后，鸡就熟了，满屋子都是浓浓的香气，我与哥哥的口水就流了出来，但是谁也不敢动那只鸡，因为我们都怕脾气暴躁的父亲那宽大的巴掌，咽了好久的口水，哥哥对我说：“不知这鸡熟了没？”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，茫然的看着他，哥哥又说：“如果这只鸡不熟，爸爸要埋怨咱们的。不如，咱俩尝一尝！”我那时很小，自然举双手赞成，于是哥哥拿筷子夹了一块鸡肝，他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吃完之后，哥哥说：“我怎么觉得这鸡不大

熟。我们再尝一块吧！”这次，哥哥竟然夹出了一只大鸡腿。

就这样三尝两尝的，一只鸡很快就让一对馋嘴的小哥俩吃的只剩下一堆骨架，我们这才意识到闯了大祸，只好战战兢兢的在家里等着父亲的一通臭揍了。

很晚，父母才回到家，都是一脸的不高兴，因为他们袋中的煤核很少，问起才知道，原来今天去捡煤核的人竟然比平时多了许多，因为大家都和父母持一样的心理，都以为大年三十捡煤核的人肯定少，结果就凑在了一起。

看着父亲阴沉的脸，我跟哥哥都想，完了，今天的痛揍是免不了的了。

接着，父亲看到了桌上的一堆骨架，他上前一步，掀了掀锅盖，那脸色阴的能挤出水来，他一把就把我跟哥哥拽了过去，扬起了那只吓人的宽大的巴掌，我跟哥哥吓得闭上了双眼。

巴掌最终没有落下来，我的耳畔只传来了父亲重重的一声叹气声“唉”。

直到多少年之后，我才理解了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的巴掌为什么没有落下来，才理解了他的那声“唉”。

## 咂摸年的滋味

□刘东阳

进了腊月就是年，各种忙。喝过了腊八粥，腌了腊八蒜，收了风干的肉脯。

尽管这北方偏南的家乡，此时，少了雪和寒的映衬，年味还是逐渐浓郁起来。

年年过年，年年相似，年年都在咂摸年的滋味。

人生，恰逢四十，于这年味就有了三世的感触。

儿童年少，年就是个欢，尤其是欢在夜间；花甲以上，年就是个祥；而我辈，突兀了一个忙字。

少年时，家在乡村，过年就是狂欢。

进了腊月，家家户户的灯都似乎长明起来，孩子们剃过头，捧着大人揭了画字，冬夜的街巷，他们比疯狗跑的还要畅快。看着他们手里的火石不时地擦过乱石墙或者点着火绳抡着圈，猫、狗跟在后面，很是失了往昔街巷狂欢者的面子。

慢慢地，孩子们开始从家里的炕上，把大人们炕着的鞭炮偷着一个个撕下来。会玩的孩子，已经把鞭炮里面的火药装到了用自行车链子片组装的火柴枪里，半夜里，到处都能听到冷枪。

扫净屋，贴好对子，拜过年，领完磕头钱，还没到元宵，孩子们就打出灯笼，拉出高粱杆扎得汽车，出来比气派了。这时，街巷里，狗声猫声，孩子们的笑声跟哭声，夹杂在一起。因为一不小心，歪了灯笼或者汽车里的蜡烛，着了火，自然有哭有笑。

一人一世界，几岁几心态。花甲以上的人，到了蹲墙根的年龄。大多数，白天捎个板凳，集体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，抽个旱烟。少数有些脸面的会去村里的剃头铺，那里暖和热闹，几乎一蹭就是半天。

看似上了岁数的人，似乎对于年没了兴致。可是，到了小年、年三十这些需要祭祀的日

子，他们可不含糊。辞灶，要熬几个碗，必须磕头等，他们会发话。大年三十的敬天地君亲师等一系列行为，他们要亲历亲为，并且突然就成了严密监视，盯得孩子们紧紧地，放上了拦门棍，就不能乱说话。

他们，经历了社会、人生的诸多。对于他们，年，已经是祈福的日子，图的就是又一年的祥。

中年人过年，能不忙吗？女的要淘麦子烙煎饼，加工各种面，蒸馒头、发团、做豆腐，还要给家里人做衣服鞋帽，当然，鱼冻肉冻等各种美食，也是要准备的。

年前，男人忙，忙着给女人当下手。当然，杀猪头、熬猪头肉这事，是男人显摆手艺的时候。

年后，男人忙，就是忙着喝酒了，一直要喝到出正月。

又是一年，忙中开始了求静。

年，已经不是心里的一团火或一把麻，急躁或焦躁，年总是要过。

看身边人，大年，有的过乡土味；有的过异地味；有的过宗教位。不知何时，一些朋友过年习惯了去佛家跟道家的场所，还有一些家庭门前也有基督教的春联。

人世红尘，宗教亦是红尘人事。

红尘里的年，是红尘的繁华霓裳，一年一披戴，一年一浓妆。犹如庙会的唱戏，戏本相同，听得却是腔调。

年，总要来，总要去。穷，穷过；富，富过。

而有深谙世事者曾说，年是给官老爷们过的。他说是的，以前，官老爷们过年过节是用来收礼的。

今年又到过年时，却是清廉廉风起，官与民渐渐同位同尊。

犹如春联一幅：同祝升平日，共沾大有年。